

第三届“卿云杯”全国通识课程论文大赛

封面样张

学校	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	院系	文化与传播学院
专业	汉语言文学	姓名	李彤
年级	2020 级	任课教师	杨平
课程名称	写作		
论文题目	《九歌》中神灵形象的精神分析		

《九歌》中神灵形象的精神分析

李彤

摘要：《九歌》是屈原描绘楚人心中神灵形象的代表作，突出表现了先民多样的文化追求。本文通过对《九歌》中神灵的形象分析，挖掘出楚文化思想崇尚、肉体永生、行为进取三点精神内核，在面对美好情感时他们大胆追求；在面对生死欲望时他们祈盼用祭祀达到永生；在面对神灵时他们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在现世中觉醒，展现了楚人的精神世界。

关键词：楚文化、纯粹美、向死而生、进取精神

一、纯粹美的向往

“美”是人类共同追求，朱光潜在《谈美书简》中提到：“现实生活经验和文艺修养是研究美学的必备基本条件。”^[1]深厚的长江文化孕育出楚人的浪漫，这也是他们追求纯粹美的基础。在康德《判断力批判》“美的分析”中提出纯粹美是不以对象为前提而确定该对象是什么的，是一种无利害、无概念、无目的先验美学。^[2]《九歌》中的神灵真情实感、个性鲜明，在《湘君》和《湘夫人》两篇中尤为明显，他们的形象即为纯粹之美的化身。

（一）神灵形象的纯粹美

《湘君》和《湘夫人》形象的“纯粹美”首先体现在神灵外貌上。两神均以清秀纯真著称，湘君翩翩君子之风，湘夫人巧笑倩兮之姿。两神性情单纯可爱，

^[1] 朱光潜：《谈美书简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18年，第11页。

^[2] 康德：《判断力批判》，邓晓芒译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17年，第192页。

因为误会相见时神情幽怨：“帝子降兮北渚，目眇眇兮愁予”^[1]。湘夫人为心上人精心打扮，吹箫传达思念，湘君则脑中规划起与湘夫人的未来图景，为她盖院请神。粗心大意略带耿直的湘君、心思敏感却敢爱敢恨的湘夫人便跃然纸上。

湘君湘夫人纯粹形象的展现，是楚人心中的桃花源世界，也是荆楚大地风土人情的映射。在楚人眼中，湘水二神是纯洁美好、真实可爱的“纯粹美”，而不是高高在上、完美无缺的“依存美”。湘君与湘夫人就像两个楚国情窦初开的男女，彼此爱慕却敏感至极，在等不到对方期间想尽对方缺点来减少惦念，真实地拉近了神与人的距离，隐含了楚人对于纯真爱情的美好寄寓。

借助诗句的情感和韵律，神灵形象的“纯粹美”展现得更为明显。“美要眇兮宜修，沛吾乘兮桂舟；令沅湘兮无波，使江水兮安流”^[2]描绘了湘夫人精心打扮，与附近其他神灵打好招呼，静待湘君到来的迫切，深化了湘夫人的“少女形象”。两篇诗作都以相同的句式与格式，也都同样是倒叙的手法，站在湘君角度写湘夫人，站在湘夫人角度写湘君，互相对应的两首诗让普通的事件瞬间有了张力，整洁押韵、手法多样，整齐的韵律和细腻的情感，让主人公的形象兼具美感与真实，使人沉浸其中。

（二）纯粹的人神交合之美

楚人把“纯粹美”带给他们的愉悦贯彻到了极致。和两位神灵间的爱情相比，先民与湘君、湘夫人的情感交流更具感染性。在一曲神的恋歌中，先民体验着他们的爱恨离合——恍兮神兮，惚兮人兮，在祭祀仪式中绘制出浪漫幻想的“人神恋歌”。这是纯粹的精神交合，这是不含任何杂质的灵魂碰撞。在《九歌·湘

^[1] 屈原：《楚辞·九歌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20年，第63页。

^[2] 屈原：《楚辞·九歌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20年，第51页。

君》的仪式中由巫者带领，在祭湘君时女性的歌者或祭者扮演角色迎接湘君；祭湘夫人时则以男性的歌者或祭者扮演角色迎接湘夫人，各致以爱慕之深情，楚人都借此机会大胆表达对美丽神灵的青睐之情，神灵即为先民心中理想的爱情对象，在迎接仪式中展现楚人迷狂追逐兼具外表与心灵“纯粹美”的神灵们。

祭祀仪式阶段划分寄予了先民对人间“纯洁美好”爱情的向往。在迎神阶段，神至人亦来的感受源于他们“万物有灵论”的神灵观，化万物为灵乃是人对世界深深眷恋之情的体现，湘夫人与万物交代让他们帮助自己约会，体现先民希望人间的理想爱情得到所有人和万事万物的祝福和帮助；在飨神阶段，共生情境的幻觉是基于先民对巫身份的共情理解，让人间爱情也能如神灵般永生，与纯洁的湘水神一样共情共生；送神阶段的迷狂喜悦状态，仿佛是人间理想的爱情真的得到天神和巫神的保护和庇佑，预示着今后美好幸福生活的来临，寄予了先民理想化的生活：与美丽高贵的神灵恋爱，并且爱情长生不死。大胆而奇丽的想象表达楚人对与神灵般美丽纯粹者相恋的渴望，却不能所愿只得寄身于此的失意。

整个祭祀过程丰富而完整，先民与神一同在纯洁而迷幻的时空中遨游，他们在奏乐中演绎湘夫人思念心上人的干净笛声，在舞蹈中表现湘君未来与湘夫人共度良辰美景的奇妙畅想，在歌曲中代入进去自己深爱美丽神灵的纯粹旋律，此刻他们就是湘君和湘夫人，纯粹而悠扬的一切艺术都在为“人神恋”歌颂。对于先民来说，想象世界与生活世界的边界是如此模糊，在祭祀中迷幻时空转换的呈现，使那些关于神灵、神迹以及神境的潜意识内容复苏于单纯的想象中，祭典也成为了人与神相互交合、纯粹爱恋的演绎。

二、向死而生的周旋

生与死是人类永恒的话题。为了逃避死亡而永生，古代皇帝把祭天看做维护恒久生命最重要的方式，以显示对神灵的畏惧、对先祖的感恩以求得到庇佑。用娱神来逃避死亡、造福子孙的行为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荆楚大地，这是人类对自然的敬畏、依恋，也是一种强大的信念。“当你无限接近死亡，才能体会生死的意义”，经历过无数战乱死亡，他们把生命寄托在对天神深刻的情感中，决心向死而生，用极强的危机意识和谨慎的仪式减缓死亡的来临，这是楚人渴望永生的现实表现。

（一）生死的认知

《九歌》中《大司命》一篇展现了楚人对生死的认知和谨慎。古人以为大司命是掌管命运之神，王夫之在《楚辞通释》中解释道：“大司命通司人之生死，而少司命则司人子嗣之有无，皆楚俗为之名而祀之。”^[1]这是楚人先祖对人身后事的考量——出生与死亡。《大司命》云：“纷总总兮九州，何寿夭兮在予。”^[2]楚地风俗好祀鬼神，楚人以为人之寿夭必有神灵主宰，因而奉祀大司命，这也是为何大司命在先民面前有如此高傲冷漠形象的原因。《史记·天官书》云：“北魁戴匡六星，曰文昌宫：一曰上将，二曰次将，三曰贵相，四曰司命。”^[3]这再一次强调了大司命重要的价值所在。生死无可避免，但通过敬天祭神即可长寿，这就是楚人对死的畏惧和生的留恋。此外，屈原创作《大司命》可以说就是自身际遇的隐晦展现，通过想象塑造出司命的威严、神力的形象，以象征楚王的权威与冷酷，表达得到君王赏识的政治愿望破灭后的“愁思沸郁”，它也是屈原“见己之冤结，托之以讽谏”的兴寄之作。

^[1] 王夫之：《楚辞通释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8年，第36页。

^[2] 屈原：《楚辞·九歌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20年，第76页。

^[3] 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6年，第183页。

如果说在《湘君》和《湘夫人》中先民的仪式还是大胆奔放的，在《大司命》中则是恭敬谨慎的，“吾与君兮齐速，导帝之兮九坑。”^[1]这刻画了楚人虔诚追逐大司命的情景。在祭祀时由男巫饰大司命，由女巫迎神，其唱词由大司命和迎神女巫穿插配合演唱，迎神女巫对大司命表现出一厢情愿的热爱与追求。但在整个过程中大司命丝毫不为之所动，以高傲冷漠的形象示人，他的骄傲之处正是掌握了万物的生死，所以人们必须以敬仰的姿态小心完成整个仪式，丝毫不敢怠慢，否则阳寿就会有所削减。

除此之外，楚国贵族们在死后的仪式比其他地区的贵族更为纷繁复杂，其他地区较为重视以金银财物慰藉死者，楚地则以细致周密的祭祀仪式表达对神灵死者的尊敬，除了有让死者安息的目的外，他们更希望通过这样的仪式让死者和神灵庇佑在世之人长寿，子孙后代生生不息，表现出楚人对生存强烈的欲望和对生息繁衍的重视。

（二）向死而生的观念

楚国地处南方，在面临很多暴雨洪水、天灾人祸时感到无力，为自己渺小不能与天抗衡的力量有清醒的认知。他们渴望长寿，在《大司命》中充分表达了先民对于生存的欲望和现世的眷恋。但同时他们也渴望死后升神，祈盼自己能有如神灵版自如和权力，各类生活用具的设计展现了楚人向死而生的观念。

以《大司命》为入口，我们也可以从文物中探寻楚人的生死观。考古学家在1972年出土的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发现了朱地彩绘棺，棺身被各式花纹图案及漆画所装饰，充满神秘与艺术感。彩绘棺是由汉代楚地所发掘的，其背后蕴藏着深

^[1] 屈原：《楚辞·九歌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20年，第76页。

厚的楚文化。朱地彩绘棺的头挡和左侧面上所绘为仙山，《山海经·海内西经》言：“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，帝之下都。昆仑之虚方八百里，高万仞；……白神之所在，在八隅之岩，赤水之际，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。”^[1]《淮南子·地形篇》曰：“昆仑之丘，或上倍之，是谓凉风之山，登之而不死；或上倍之，是谓悬圃，登之乃灵，能使风雨；或上倍之，乃维上天，登之乃神，是谓太帝之居。”^[2]战国时每有求不死药之举，都会跨过神话中离天最近的地方——昆仑山，天上的神灵跨过天门，步出天界便到了昆仑山，高大的树木、险峻的高山有通天的作用，人可以利用其升入天界，展现了一个人神共在、流动飞扬、变幻神奇的世界，是楚人“死后升神”的幻想。在朱地彩绘棺漆画纹样中，各个要素都暗含着祈祷升天的寓意，棺椁内外围绕着同一个主题构成了一个理想与现实交错的时空。

除了对本来畏惧的死亡加以幻想色彩外，楚人也会敬重死亡，冠以荣誉。在《韩非子·十过》中有讲到禹作漆器“墨染其外，而朱画其内”为祭器^[3]，楚人尚红色，以红色为贵，以赤帝为尊，奠定了楚漆器尚赤的鲜明主调，红为正色，引喻为楚人崇尚祖先正直的品行和纯正的文风，突出楚人对祖先及死者的尊敬和崇拜，是“死者为尊”的观念。楚国以凤为图腾，因此，凤斗龙、凤斗龙虎的图像，是象征楚人和吴越与巴人之间的战争，这样的图像，凤总是占据了整个画面，龙和虎总显得很渺小，楚人以此为荣。于是，凤战胜虎和龙的图像就作为纪念楚人战胜巴越人的丰碑而出现了。《九歌·国殇》表达了楚人对战争中为国牺牲战士的赞美，表达死亡是值得的，魂魄是永生不朽的。

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楚人虽惧怕死亡，但也渴望向死而生的观念。忠诚信仰神灵，继而祈盼自己死后可以成为神灵；如果死亡，则死者为尊荣，对所有生前之事可

^[1] 《山海经》，方韬译注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1年，第95页。

^[2] 《淮南子》，陈广忠译注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2年，第236页。

^[3] 《韩非子》，高华平等译注，北京：中华书局 2015年，第332页。

既往不咎。从这两点可看出，先民们在想尽一切办法减缓对死亡——这个任何自然人都无法避免的事情的恐惧，要求规范生前人的行为礼制和德行，对神灵饱含忠诚信仰和服侍之心，展现了楚文化神秘多彩而富有凝聚力的一面。阳间长久，死后成神，并希望自己在后世被子孙所敬，永垂不朽，这就是楚人面对生死的最理想的状态。

除此之外，从对冷漠大司命的追逐可以看出楚人的信仰强大，强大到把生命都交付于高傲的大司命，希望在娱神中实现价值。信仰的哲学意义是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给予某些条例信任，并保持一成不变。与信任不同，信仰是价值所在，人们为了超越生活中的有限价值，唯有超越现实的信仰才能弥补人自身局限性的遗憾。楚人因为在生存时有遗憾却无法超越，所以秉承向死而生的观念，索性也把自己的渴望寄托在无限的成神之路中，死后便可得到生前信仰的那种无线的力量，而这些要通过生前谨慎祭祖来实现，凸显了楚文化敬神祭祖的传统和渴望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涵。

“时光匆匆不会再来，放宽心怀静候佳音”^[1]一句能让我们感受到楚人的豁达。楚人也是有多样的形象，他们有人类固有贪生怕死的本能，有向死而生的执着信仰，《大司命》最后一句也让我看到了他们清醒豁达的一面：他们能利用强大的信念支撑自己看似得不到回报的行为，信仰的力量使得他们明知生死不可逆转，却还要尝试去做。因为人无法逆天改命，所以只能从他们信仰的大司命中得到慰藉。我们可以从《大司命》中去感受那种纯洁真挚的信仰，感受那坚定的精神境界和强大的心灵支撑，和愿为子孙后代生生不息的美好愿景付出的努力。

^[1] 屈原：《楚辞·九歌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20年，第76页。

三、现世的进取精神

春秋战国礼崩乐坏，蛮夷之地的楚国也要求得生存，在战乱的时代他们不得不积极入世，以为子孙开拓道路。在小农经济下，地处南方的楚人尤其需要靠天吃饭，掌握云雨的云中君自然就成为人们最信赖，祈盼思念的神灵了，先民们以敬重爱戴之心诉说着对云中君的报答，以舞蹈和唱词表达着对云中女神的一往情深，同时云中君光辉灿烂的形象更大程度上激励了楚人入世的觉醒，培养了楚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，他们决定靠个体的奋进开拓事业，目光也慢慢下移到“人”本身当中。

（一）人神关系的反思

“蹇将憺兮寿宫，与日月兮齐光”，“灵皇皇兮既降，焱远举兮云中”^[1]，云中君住在天上的殿堂，她与日月齐光，在云里穿着五彩衣自由翱翔。与眷侣湘君湘夫人不同，云中君高贵典雅，是象征美丽而智慧的神女；与自傲的大司命不同，云中君被人们视为亲切而功德无量的神灵。关于她的“职业”，学界大多认为其是云神，王逸《楚辞章句·云中君》注：“云中君，云神，丰隆也，一曰屏翳。”^[2]马茂元在《楚辞注释》中亦说：“‘丰隆’、‘屏翳’一神而异名。”^[3]

《云中君》一篇按韵可分为两章，每一章都是对唱。开头四句先是祭巫唱，这是表现祭祀的虔诚和祭祀场面的，“浴兰汤兮沐芳，华采衣兮若英，灵连蜷兮既留，烂昭昭兮未央。”^[4]这是一群巫男巫女沐浴芳香、华服盛装，随乐而翩翩起舞，邀众神降临殿堂，用迷人的舞蹈和音乐招引神明降临。“蹇将憺兮寿宫”以下四

[1] 屈原：《楚辞·九歌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20年，第33页。

[2] 王逸：《楚辞章句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7年，第29页。

[3] 马茂元：《楚辞注释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58年，第71页。

[4] 屈原：《楚辞·九歌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20年，第33页。

句为云中君所唱，表现出神的尊贵、排场与威严。在楚人眼中云有着高覆九州、广被四海的特征，她有着宽广的胸襟和超凡的气度，先民们虔诚地舞蹈歌颂向往着云中君。在仪式尾声，当神灵降临结束后则如狂飙一般上升而去，表现楚云神的威严与不凡。

云中君整体给人的形象是光彩照人的，她气宇轩昂，坐着神车，荆楚大地上的人民在虔诚之外或许多了几分“想要成为”的想法。人们不再完全靠仪式去幻想短暂的扮演或死后成为神灵，开始重新思考人神之间的关系。神灵灿烂光辉的生命体震撼了楚人困惑的内心，这种激昂向上的力量使他们的眼光开始下移到现实世界中，聚焦于个体生活上，他们向往美丽，注重仪式，却也开始思考自己短暂一生的价值所在。如何在现世生活中尽力达到幻想中神灵世界的理想状态，又是否能像神灵们那样可以做到豁达而有力量？这些都是楚人在《云中君》中寄予的进取精神，楚人在现世生活的觉醒也就此拉开帷幕。

（二）自强不息的精神

春秋时期的楚国是西周分封的异姓诸侯王，离中原王畿之地较远，国力较弱。文化和经济的落后始终是楚人融入中原圈的一道隐形的坎，俯首称臣的恭顺换来的是中原愈发的蔑视，名义上诸侯国始终换不来本质上的尊重，这时血性和不服输的精神从楚人的骨子里显现出来，他们开启了筚路蓝缕的进取之路：楚人一方面开始与周围的部落巧妙周旋扎稳根基；另一方面，他们辛苦开发，把肥沃的土地变为国家坚实的根基，把民族血性作为部族的铠甲利器。因为长期混居在骁勇善战的少数部落当中，楚人尚武的血性基因蛰伏在身体深处，他们抓住机会开疆拓土，开发资源，发展青铜器，楚国因为先民的觉醒和奋进走向强大。

在今天的湖北大冶，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已经被地壳变化和岁月变迁挤压得变形，它是迄今为止我国挖掘时间最早、冶炼水平最高、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好的古铜矿遗址。隐忍的楚国因为青铜而崛起，楚武王历尽千辛万苦，用青铜的力量推动楚国成长为席卷江汉的强国，楚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在炉火中锻造出来了。

自此，蛮夷楚地开始抛却只在崇拜中获得光辉的观念，虽然娱神活动还会延续下去，但是楚人认为，争得别人尊敬和崇拜的目光也很重要，只有辽阔的疆土才能慰藉自我的丰功伟绩和神灵的广布恩泽，于是他们通过奋进成为南方霸主。与此同时，楚人开始突破完全的“崇天论”，现世的进取精神让他们开始思考天人关系，寻求神灵与英雄之间的共同点，寻求上天与人类之间的平衡点。楚人在现世的战争中肯定自我、建立自信，把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展现给后人。

（三）主体意识的觉醒

《云中君》是《离骚》中最有视觉审美的文本，展现了楚文化极致丰富、激昂向上的一面，楚人将努力追寻神灵的脚步，努力成为光彩而富有生命力的个体。随着国力的进一步强盛和生产生活发展，楚人思想意识发生了变革，社会上出现了富有远见的思想家，人死后有无灵魂质疑的声音也纷纷出现。人们从政治和经济发展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和价值，纷纷要求摆脱上天主宰人事的情况，强调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，体现了先民对于个体意识的觉醒和重视。

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壮大，楚人进一步挖掘到自身的价值，极大增强了平凡个体努力进取的动力。除此之外，荆楚文化熏陶和孕育了一代又一代风流人物，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荆楚文化添彩增色。^[1]楚人们也找到了现世的“神灵榜

^[1] 徐文武：《楚国思想史》，武汉：湖北人民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3页。

样”：华夏始祖神农氏尝遍百草解救民生，春秋五霸楚庄王一鸣惊人，四大君子春申君才智压群侯，汨罗江屈原忠心壮志殉国酬，襄阳处诸葛亮鞠躬尽瘁、周公瑾火烧赤壁，四大美女王昭君惊煞鸿雁落荒丘，还有风骚、四大发明与黄鹤楼。这些杰出的人物、优秀的文明成果现如今已遍布世界各地，影响范围甚广，这是神灵指引了先民创造的光明与伟大，展现现世生活中楚人骨子里向不懈奋进的精神力量。

从“崇天”到“崇人”，楚人的个体意识在现世的实践与进步中不断增强。其实，在《九歌》中看似神灵是主题，但作者实际上是把人的爱情寄托在对神灵的幻想之中，甚至是取代神的意志。在屈原笔下爱情的特征是纯粹发生在两人之间的情感交流，与物质世界完全无关，此刻精神世界就是神仙世界，人如同游龙一样活跃徜徉在精神家园之中，《九歌》就是对人性的释放和容受。本质上看，楚人对爱情世界的关注就是对人自身的密切关注，屈原展现楚人追求的同时，又实质上赋予了人本身的意义和动力，神只是连接人与人关系的媒介，实则歌颂了人的伟大精神。

徐文武概括道：“荆楚文化蕴含着先人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、不分彼此的开放气度、标新立异的创造意识与以身相殉的爱国情结。”^[1]很显然《九歌》创作者屈原的波折而传奇人生经历就是这些楚文化内涵的践行者，这也是巫神文化最激昂的一面。当我们的眼中不只局限于错综复杂的仪式过程，就会更加理解这神秘奇丽却又给人以信仰和力量的楚巫文化了。

李学勤认为楚巫文化与后起的宗教不同，尽管都是有神论，但宗教力图使神左右人，而巫术力图人左右神。宗教的前提是人与天相分，巫术的前提是人与天

^[1] 徐文武：《楚国思想史》，武汉：湖北人民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2页。

相合。^[1]从《九歌》中我们可以看到楚文化内核的内在逻辑：先从“人神恋”的纯粹美好中发掘楚人的追求，这是楚文化给人大胆的一面；再从敬神奉神看到楚人对生死的周旋考量，这是楚文化给人谨慎的一面；然而这都是依托于神灵所寄予的祈望，现世生活的变革让楚人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光辉，把对“纯粹美”的追求、对“向死而生”的渴望都寄托在现世价值的实现中，所以造成了主体意识的转变，楚人在转变过程中形成了自强不息的精神，促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，也带给了今人奋发前进的不竭动力。

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

文化与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

^[1] 黄开栋：《论楚巫文化对华夏文明的影响》，《长江论坛》，2020年04期，第93页。